

区外书

一份缘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文丛

一份缘

中华散文文丛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王丕来 丛培香

一份缘

Yifeny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65,000 开本3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4}$ 插页2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02-001559-X/I·1366 定价 4.35 元

序

（台湾）郭 枫

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的散文，在中国悠久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拥有光辉的成绩。这份成绩给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种基础出发，予以发扬光大。当代中国散文的艺术，自有其特殊的质素。散文前辈冰心女士接受访问时曾对我说过：“散文艺术没有多少奥秘，精简而已！”这句话，确实道破个中三昧。

精简，应该是中国散文艺术的基本质素之一。唯其精简，始可达到诸多艺术要求：在语言上，能精雕细琢，出奇创新；在结构上，能照顾全局的布置，作有机的组织；在意境上能含蓄深刻而不流于浮泛；在气韵上，能生动流利而不陷于刻滞。精简，实在是创作散文的重要法门。

何谓精简？这没有固定的数量可资依循。假如一篇散文具有特定的中心情景，字、词、句、段，均环绕此中心进行运作，而且，限于直接能表现中心情景者才下笔描述；如此，不论写成的文字长短如何，都是精简之作。换言之，凡是不十分必要的字、词、句、段，完全割爱。绝不东拉西扯，绝无赘语冗词，剔除芜杂，删减繁琐，才有可能创作出一篇晶莹圆润的散文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黎之先生，不仅是散文老手，而且热衷于开拓散文园地，近来《中华散文文丛》的刊印，便大有益于当代散文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我们企盼，形形色色的散文作品，在这

(146) 李劫人	 潘梓年
(155) 郭沫若	 潘梓年

和百主人

(158) 郭沫若	 潘梓年
(170) 郭沫若(诗)	 潘梓年
(185) 郭沫若(诗)	 潘梓年
(188) 郭沫若	 潘梓年
(190) 郭沫若	 潘梓年
(192) 郭沫若	 潘梓年
(193) 郭沫若	 潘梓年
(194) 郭沫若	 潘梓年

目 录

(178) 郭沫若	 潘梓年
(179) 郭沫若	 潘梓年
(180) 郭沫若	 潘梓年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作家踪影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日记五则 张凤洪(6)

我记忆里的袁水拍 吕启祥(15)

爱的溪流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181) 郭沫若	 潘梓年

我的哥哥·····	孙鸿志(46)
玛丽·····	郭良琛(52)

人 生 百 味

最后的牧歌·····	周良沛(58)
隐庐周记·····	(台湾)钟友联(70)
观光饭店化妆舞会·····	[美国]许达然(82)
苍凉的歌谣·····	吕锦华(85)
绍兴雨·····	李洪程(90)
这边风景·····	刘成章(93)
寻找心河·····	毕冰宾(99)
关于自然的话题·····	素 素(103)
不再年轻·····	贺晓风(107)
又是红薯喷香时·····	韦德华(113)
岛老人·····	黄康俊(116)
雪雾·····	聿 君(120)
仙人掌·····	庞俭克(127)
船歌·····	陈 闻(131)
梦·····	李尔山(136)

海 内 外 风 情

九寨屐痕·····	沙 均(141)
温盘峪奇观·····	王绶青(150)
庐山寻古·····	李春林(157)
巴西红木情·····	章永顺(162)
第一次吃仙果·····	吴振邦(163)
神奇的绿色明珠·····	黄 鹰(169)

(SSS) 芳香的街市 赵英秀(172)

(SSS) 古今纵横

关于祖先的联想

——游嘎仙洞感怀 胡德培(175)

照片，摄于1924

——写在圆明园罹难130周年之际..... 张若愚(179)

云雨濛濛九宫山 姜澍川(185)

散文短章

永远的青鸟 涂 俏(189)

冷月(外三章) 厉彦林(191)

唢呐声声(外一章) 鲁统春(194)

序跋选萃

《关于女人和男人》序 冰 心(196)

《禅林意趣诗》序 文怀沙(197)

西部中国的开拓者之歌

——序长篇报告文学《绿太阳》 屠 岸(202)

魔瓶

——散文集《女孩子的花》序 唐 敏(207)

评论与赏析

读文识友 黎 之(210)

散文艺术的随想 (台湾)郭 枫(213)

Essay 风致 东篱情趣

——丰子恺的散文艺术..... 余树森(215)

(173) 《伤仲永》赏析 阿 君(222)

后记 (225)

(173) 林彪 林彪(173)

(173) 林彪 林彪(173)

(173) 林彪 林彪(173)

章 国 文 献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章 国 文 献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章 国 文 献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181) 林彪 林彪(181)

小绿棍

舒乙

在最美的地方听最美的故事，永世难忘。在我“朝圣”的时候，便听到了这么个故事。

通常，文人们把去老托尔斯泰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叫作“朝圣”，我有幸也作了这样的一次文学朝圣。在那儿，两次听到同一个很美的故事。

头一次是在去图拉城的汽车上，是安娜对我讲的。安娜是俄罗斯文学博物馆的分部主任，人长得漂亮，爱抽烟，一肚子学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的丈夫，一脸大胡子，比她还爱说话。两个人常常抢着说，还爱彼此纠正。故事便是他们轮着说出来的。

图拉城在莫斯科南边，有两百公里远，坐汽车要走四个小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讲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俄国人对托尔斯泰极为崇敬，从不直呼其姓，任何时候都叫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就好像中国人称呼鲁迅先生总要加先生二字一样。高尔基在回忆录中也总是一口一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大哥叫尼古拉，比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大六岁。有一天，大哥尼古拉对三个小弟弟讲了一个秘密。他说要是发现了这个秘密，可不得了，所有的人都能有福，不生病，不闹别扭，谁和谁也不生气，所有的人都彼此相爱，就像蚂蚁兄弟

一般。

“蚂蚁般的兄弟情谊”，这个词非常生动，是托尔斯泰兄弟们的发明。它意味着：所有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不幸，从不吵嘴，也不生气，永远是幸福的。

尼古拉大哥说，他把这个秘密写在一根小绿棍上了，埋在路旁，在庄园里的一个叫“扎卡兹”地方的沟边上。

于是，七岁的谢尔盖、六岁的德米特里和五岁的列夫便在扎卡兹的沟边上起劲地寻找起来，非常细致，非常认真。

这种寻找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留下了终身印象。他后来曾写道：“我那时就相信确实有这么一根小绿棍。它上面写着应该消灭一切人间丑恶，应该给人们以善良。到现在，我还坚信，这个真理是存在的，它将被人们发现，而且将带给人们它答应赐予他们的一切。”

这种寻找留下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要求在他死后把他埋在找小绿棍的地方。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用任何仪式，一个木棺材，把我送到‘扎卡兹’，在小绿棍的地方。”

博物馆解说员在引导参观故居的时候，又一次讲起这个故事。美丽的故事引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在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墓地的小路上，我便开始低头向路旁的草丛中搜索起来，我说我要找小绿棍。

这个地方极美，一片绿。绿地，绿草，绿树。树很密，很高，遮住了天，所以天也是绿的。阳光由树枝树叶中间射射下来，把低处的树叶照亮，近处明，远处暗，不知道暗处的后面还有多厚的林带。一条小路直抵墓地，路旁全是钻天的大树，把路变成了树砌的胡同。墓在路的终点，再过去绿色便接管了一切，包括没收了那小路。

在这绿色的世界里，人们辟出了一小块平地，小极了小极了，最中央有块突起，一人多长，不到三尺宽，是很规矩的一个长方型的多面体，一尺多高，上面依然是爬满了绿草，和周围的绿草没有两样，没有任何别的标记，这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墓。

他爱这绿色的大自然。他为寻找小绿棍上写的真理奋斗了终生，最终他变成了一颗镶嵌在森林绿草地上的翡翠。

从高处往下看，墓本身绝对是一根小绿棍。

我将一根路旁的小树枝，绿色的，悄悄地拣起来，装在口袋里。

我找到了小绿棍，我要把它带回家。我希望它灵验，把它许诺的一切带给我的祖国。

安娜问我要不要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牧场去看看，牧场的尽头是一道河，到了河边再向回折。当然要去，因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到过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每一个角落，他熟悉这里的每一片草地、每一块树林和每一条小溪。我们将沿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足迹前进，想想都够诱人的。我们上了路。

绕出树林便是牧场，极大，几乎看不见头。牧场上长满了绿草，和各种各样的小野花。小野花以黄的为主，远远看去，绿草闪着金色。天是纯蓝色的，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彩。整个景致完全是一幅典型的列维坦的油画：鲜艳，明快，宁静。怪不得这地方叫雅斯纳亚·波良纳——明亮的草地。

我采了几朵小野花，一种颜色一朵，夹在笔记本中。我想把这美景永远留在身旁。

回国之后，向巴金先生报告此行，把小花装在信封中。我惊奇地发现，压平了的小花颜色一点都没变，依然鲜艳可爱。

没有想到，这小花引来巴金先生一串思考，顶顶严肃的

思考。

巴老在信中说：“我仿佛和你一路访问了苏联。特别感谢你从老托尔斯泰墓上摘下来的草花。多少年我一直梦着那个地方，我想念那里的一切。年纪越大，我越想了解老托尔斯泰，也开始懂得那位老人最后所追求而始终不能达到的‘言行一致’。看到这枝远方来的草花，我这个病人仿佛又接触到新的生命。不管怎样，我要鼓起勇气，继续追求。”

信中所说老托尔斯泰晚年最后所追求而始终未能达到的“言行一致”，显然是指老人晚年的苦恼和他那充藏神秘色彩的离家出走。弃家出走后的十天，在十一月里（俄国在那种季节已经相当寒冷了），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在梁赞省一个偏僻的角落，在一个火车小站的站长的小木屋里，与世长辞。他得的是肺炎。消息传出，世界为之震惊。

对老人的离家和突然去世，众说纷纭，其中对他的夫人颇多微词，以为是她不了解他，跟她一起生活使他痛苦不堪。

十八年之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长女塔姬雅娜发表了一篇长文，才使这个问题得到澄清。罗曼·罗兰对此文给了高度评价，以为托翁出走之谜从此完全可以解开了。

塔姬雅娜对她的妈妈说了许多公平的话，说她是一位有才华的人，心地善良，精力充沛；说她是个贤妻良母，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庞大的一个家庭治理得井井有序； she 是托翁的好助手，替他整夜整夜地抄稿子，替他写回信，做了许多工作。长女以为，她父母是一对奇怪的结合，是“很少见到这么相互不同而又彼此相亲相爱的夫妇”。她说她母亲不愿遵从丈夫的意愿，“与其说是她的过错，莫如说是她的不幸。”她的出身，她的地位都使她不可能超越自己而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

塔姬雅娜认为，她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晚年的精神危机。他的生活条件和他所倡导的平民化学说相距甚远。为此，他常常受到攻击和指责，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而且越解释越糟。荒唐的、奢侈的、毒化了的生活条件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内心感到非常羞耻和痛苦，使他心情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安。从他早已写好的给妻子的告别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怀着极为矛盾的心绪向一切爱他的人道别的，下定决心去过一种安静的、独处的、像普通农夫一样的生活。

他追求的是言行一致。

这个追求过程本身是极其痛苦，极其艰难的。

他的伟大，他的非凡，就在于他做出了一般人都做不到的言行一致。

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

他没有成功，但是他是个伟大的胜利者！

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的苦斗，他的出走，他的突死，都教化 and 感化了成千上万的人，告诉他们应当怎样活着，怎样作一个大写的人，怎样为追求真理而奋斗。

一个人倒下了，在他倒下的那一刻，他终于找到了小绿棍。而且，这小绿棍，成为亿万人的宝贝，连我的口袋里都有一根。

记艾青

——日记五则

张凤洪

1991年2月2日

春节在即，铁路已经进入春运。为了抓紧《艾青全集》的编辑出版，社里派车把我送到北京。今天一早，司机就把我拉到艾青在东四的住所，他开车办他的事情去了，讲好十一点钟他来接我。

艾青的夫人高瑛为我开门。我们很熟，又是同乡，相见无须寒暄。来前，我已与她通过电话，说明了我进京的意图。穿过狭长的门洞和方方正正的小院，在风铃清脆的叮当声中，高瑛把我引进北屋。艾青穿着中式棉罩衫，正面西看电视，把一个轮廓分明的逆光侧影印入我的脑际。电视上正在激烈地打海湾战争，爆炸声不绝于耳，艾青看得十分投入。

高瑛说：“你看谁来了？”

艾青不情愿地转过头。目光呆滞了一霎。我迎过去，轻轻地叫了一声：“艾老……”

他看清了我。呆滞的目光随之灵活起来。他微微点点头，然后像是回答高瑛的问题而冲她说：“我知道，石家庄的……”

我和高瑛相视而笑了。难为他还有这样好的记忆，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看他了。或者准确地说，有一年来看他而恰逢他摔伤胳膊住医院，未能见面。记得那是他的家刚刚从丰收

胡同搬到东四的当天。

高瑛说：“他们是开车来的，为了出你的全集。”

艾青说：“谢谢，谢谢。”

我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电视上的海湾战争已经打完了。我说：“艾老，您身体很好啊。今年八十岁了吧？”

他幽默地说：“他们有说我八十岁的，有说我八十一岁的，我也不知道。”

其实这两个岁数都对，一个是周岁，一个是虚岁。

我们聊了一会全集出版的事，时间大约有十点多钟了，我站起来告辞。艾青立即急急地说：“中午在这儿吃饭。”

我说：“不，一会儿司机来接我。”

他不容置辩地说：“在这吃。”

高瑛在一旁说：“他愿意留你，还是不要违他的意。对了，有好羊肉，你喜欢吗？”

我摇摇头。我对羊肉素来没有好感，我闻不来那悠长的羊膻味儿。记得有一年去张家口坝上蒙古营吃了一次手抓羊肉，当时还不觉得怎样，过后好几天手上都是羊膻味儿，洗也洗不掉。

高瑛见我不吃羊肉，就说：“那咱吃韭菜馅饺子。”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对我们胶东人说这是最可口的饭食了。我点了点头。

艾青笑着嘟哝道：“对付你是韭菜馅饺子，对付外国人也是韭菜馅饺子……”

我们大家都笑了。大概前几天，高瑛就是用韭菜馅的饺子对付过外国人。

艾青的北屋探出将近二米的廊檐，安装着明亮的落地玻璃。廊内有一棵玉兰树，树上开满灿灿的花朵。艾青经过它时，驻足凝视了一忽儿，然后摇晃树枝，看那洁白纷乱的落英。

沿着这廊中通道，一拐两拐，不要经院子，便进入了东厢房的餐厅。这套房子堪称是高瑛的杰作：她在外貌基本保留丰收胡同老宅原样的同时，内部却根据使用的方便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设计。

我们在餐桌旁坐下。高瑛为艾青戴上白色的小围嘴，使艾青变得有些滑稽。桌子上有几盘从饭馆里买来的菜肴。有啤酒、白酒和饮料。艾青指着一瓶汾酒说：“牧童遥指杏花村。你们喝汾酒吧。”

我不喝酒。我们司机车雄哲下午要开车，也不喝。当艾青得知我们司机小车是朝鲜族人时，说：“北朝鲜和我们友好，但没出我一本书。南朝鲜出了我六本书。”

饭桌上有一盘红烧肉，很肥，是时下人们望而生畏的。但艾青却食不厌肥，大嚼之。高瑛限制他，他却无限感叹地说：“好不容易吃一次红烧肉啊！”记得有一年，艾青也是执意要留我吃饭，那是因为家乡给他寄来了霉干菜。霉干菜烧肥肉，是艾青最爱吃的。那次，他就是不时地把肥肉夹到我的碗里。

话题很自然地又扯到全集上。艾青说：“你们出我的全集，不怕赔钱啊？”

我说：“有价值的书赔钱也要出。”接着我说了一句“有钱用在刀刃上”，不想引出了艾青与高瑛极为风趣的一段对话。

艾青以极其敏捷的思维，借题发挥说：“我不是刀刃。我不去剥人皮。”

高瑛逗他说：“你是刀背。”

艾青：“刀背也不好。”

高瑛：“你是刺猬。”

艾青：“我不刺人。不过有人说我刺人，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他就讲了两个人，讲了他对他们的印象（在我整理这篇日记的